

特别报道

一个农家院 走出六个兵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种人让人景仰、敬佩，他们所表现的精神，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和心灵的震撼。

■本报记者 邓少华

提到刘统三，浚县王庄乡很多人都知道。原因有二，其一是老人在王庄村当了44年村干部，其次是老人有4个当兵的儿子。

一位乡干部说：“别看老爷子没有文化，可心里比一些有文化的人还亮堂。7个孩子中6个是大学毕业生，军事院校毕业的就有4个；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也相继考取了军校。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家庭，别说是十里八乡，就是整个鹤壁市也不多见。”

一家六个兵

出浚县县城向北10多公里就到了王庄乡，这里民风淳朴，文化氛围浓厚，也是浚县有名的文化乡，其下辖的王庄村就是这样典型村。近年来，这个有2000多村民的村子先后走出近200位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刘统三的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但院门口墙上悬挂着的4块军属光荣牌向人们讲述着院主人的与众不同。虽历经岁月沧桑，牌子的颜色已经淡去，但牌子上“军属光荣”四个字依然清晰。

在小院的过道里，4位老人正在打牌。院内一垄垄黄瓜秧、豆角秧上果实累累，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这位就是刘统三。”村干部指着一位满面红光、头发苍白的老人说。

记者仔细打量面前的老人，只见他体态中等，面目慈祥，上身穿着白色短袖，下身穿深蓝色短裤，脚穿一



刘统三擦拭军属光荣牌。邓少华摄

双黑色布鞋，和一般的农村老人并无多大区别。

“这两个牌子是老大、老三的；这两个牌是老五、老六的。原来还有一个‘烈属’牌，是我大哥的。时间久了，牌子腐蚀坏了掉了下来，后来就没有再挂上去。”老人指着墙上的军属光荣牌说。

虽然老人听力有点差，但说起话来底气十足，铿锵有力。

今年78岁的刘统三共有7个孩子，六儿一女。虽然老人目不识丁，却培养出了6个大学生，其中4个毕业于军事院校。

长子刘仁存，今年52岁，20岁参军，河北廊坊某军校毕业，在部队服役30年。去年回到地方，现在濮阳市公安局工作。

三子刘仁印，今年45岁，参军后考入军校，目前在驻京某部队工作。1997年香港回归后，曾随部队驻守香港。

五子刘仁国，现年37岁；六子刘清海，现年35岁，兄弟二人同天体检，同天参军，并先后考入军校，目前分别在驻保定某部队、驻京某部队工作。

让刘统三感到自豪的是，两年前，长子刘仁存之女，刘家第三代人刘慧考入军校，目前在校读大二；在今年高考中，次子刘仁安之子刘义龙又被长春某军校录取。

由于年高，刘统三已经不能清楚地说出儿子们当年所考取的学校，提到自己当兵的儿孙们，老人有着说不完的话，眼睛里闪烁着慈祥的光芒。

一位村民和老人开玩笑说：“现在老六都是营长了，等这些孩子们都聚齐了，您老人家一挥挥手，那指挥的可是千军万马呀！”

好男儿应为国守大门

信仰决定人的一生，对于刘统三来说，大哥刘统合影响了他的一生。“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我

大哥。”刘统三说。

刘统三的大哥叫刘统合，早年参加革命，1948年8月在浚县老关嘴被“杂牌军”秘密杀害。虽然大哥已牺牲60多年了，但谈到大哥时，老人依然激动万分。在刘统三的心目中，大哥是村里最有本事的人，正是大哥那种为国、为父老乡亲不怕牺牲的行为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

“人活着就要为国家出力，这么多孩子不让他们为国家出力让他们干什么，好男儿就应该为国守大门。”刘统三说。

“当兵就意味着牺牲，万一有一天真打起仗来，您有4个儿子在部队，您不害怕吗？”记者问。

老人爽朗一笑，回答道：“有啥好怕的，即使国家真的需要我献出一两个孩子，那也没啥。国家对咱也不错，现在每月还发给我30元补贴——做人要知恩图报。”

刘统三的二儿媳在一旁说：“当年，五弟、六弟同一天体检，同一天参军。当时，我问公公，已经走了两个了，再走两个你不觉得难受。公公说，有啥难受的，男孩子就应该去当兵。说真的，自从我嫁到刘家后，和两个兄弟相处的像亲姐弟一样。他们走后，我好长时间都缓不过劲来。公公的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只不过老人心里更豁达，看得更远罢了。”

在刘统三家北屋的墙上挂着一块党员文明星级牌，牌上八个金星闪闪发光，这足以向人们证明这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的一切。

村民刘仁明说，从1952年起，刘统三就开始在村里当干部，一干就是44年。老人性情刚直，说话直来直去，从不在背后鼓捣人，对谁也没有坏心眼儿，前后王庄村的村民没有谁说过老人不好的。

邻居董凤勤说：“我嫁到王庄几十年了，从没有见过刘统三和谁红过脸，左邻右舍都愿意和老人相处，



刘家老五和老六。



刘统三老人。邓少华摄

这也是他的孩子们放心老人留在家中的原因之一。”

老人心中的憾事

在采访中，记者试图从刘统三家的相册中找一张刘家的“全家福”，可4本相册全翻遍了，也没有找到。

刘统三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没有照过全家福，因为孩子们总是聚不到一块儿。”

刘统三的二儿媳说：“我嫁到刘家25年了，只有婆婆去世时，兄弟6个才聚齐一次。婆婆下葬后，不知谁提议说，好不容易聚齐了，照张合影吧。可照出来的相片中这几个兄弟的眼睛都是又红又肿，形象也不好看。1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当时兄弟几个的合影在谁手里。后来，兄弟们再也没有聚齐过。”

10多年前，刘统三的老伴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刘统三默默承担起照顾老伴儿的事，能不让孩子们操心的事不让孩子们操心，更不让在外当兵的儿子们分心。

老伴患病两年后，再次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老伴去世前的那天晚上，刘统三和二儿子、二儿媳守在病床前。看着母亲心事未了的样子，儿子和媳妇知道母亲是在想部队上的孩子们。征得刘统三同意后，二儿子连夜通知了哥哥弟弟们。

“那天晚上，婆婆一直不肯闭眼，直到听到大哥开车进村的声音，

婆婆才闭上了眼。大哥一进门，就扑倒在灵床前，抱着婆婆的头放声痛哭。因为婆婆的病急，再加路途遥远，兄弟4个都没有能和他们的母亲说上一句话。”刘统三的二儿媳遗憾地说。

刘合全，现任王庄村治安主任。刘统三老伴病逝的当天晚上，他也在刘统三家。刘合全说，老太太养了6个儿子，临终时，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媳妇守在身边，要是孩子们不在部队而是在地方工作，也许老太太就不会有这么多遗憾了。

“也没有啥后悔的，总得考虑了大家才能顾小家。”刘统三说。

刘合全知道，虽然这位与自己相处多年的老人嘴上这么说，但在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对老伴有所亏欠。

把军属光荣牌挂在爷爷门口

今年刘统三的儿子刘义龙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春某军校录取。

得知孙子也被军校录取了，刘统三高兴极了。他对二儿媳说，让义龙好好跟他大伯、叔叔学，在部队上好干。

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后，刘义龙跟他妈妈商量说：“学校开学后，‘军属光荣’的牌子很快就会发下来，等牌子送来了，一定要挂在爷爷门口，把我的牌子和伯伯、叔叔们的牌子挂在一起，爷爷想我们时就可以看看它。”

有种真爱叫承担 有种奉献叫拥军

■本报记者 韩晓红 通讯员 张俊俊

在我市鹤山区一个普通人家，记者见到了本文的主人公——46岁的赵艳玲，她正在帮亲戚料理着家务，一脸的厚道。就是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在婆婆和丈夫去世后，独自承担了家里的一切，没有告诉正在部队服役的儿子，演绎了一个感动人儿的拥军故事。

赵艳玲的老家在豫南，家里几间破旧平房，还是祖辈们留下的，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每次下雨，屋外大雨倾盆，屋内小雨淅沥。公公婆婆因年老体衰，整日卧病在床，丈夫也因肝火干不了农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全压在了赵艳玲身上，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2004年，赵艳玲的儿子赵永豪从学校出来后到山东打工去了，赵艳玲则到广州拾荒，身体不好的丈夫也来到安阳某厂打工。2005年，赵永豪回到鹤壁在一家工厂当了一名

普通工人。11月份，怀着对军人的崇敬，赵永豪从鹤山区入伍成了新疆某部队的一名新兵。

得到儿子当兵的消息，赵艳玲从广州匆匆赶了回来。见到儿子，她一个劲儿地嘱咐：“在部队要好好表现，不要惦记家里，不要怕吃苦受累。”儿子听了连连点头。

赵永豪入伍后，经常给家里来电话，说他在部队吃得饱，穿得暖，还学习了驾驶技术。懂事的永豪每次都说不让妈妈和爸爸出去打工，他把部队发的补贴寄到家里，贴补家用。看到儿子的所作所为，赵艳玲心酸无比，也为懂事的儿子感到欣慰。看看自己的家，身体不好的公公、婆婆，有病的丈夫，自己不出去挣钱怎么行呢？她将家里的一切安置妥当，便又匆匆返回了广州，继续她的拾荒生涯。

2006年的冬天，赵艳玲60多岁

的婆婆去世了。料理完后事，赵艳玲已是疲惫不堪。但一件更重要的事又涌上了她的心头，如何把这件事对永豪保密？儿子才参军一年，可不能因此让他分心啊！

此后，永豪每次打电话来，问起奶奶，全家人都会说，奶奶出去了，不在家之类的话，但言语间却丝毫掩饰不了大家的悲伤。纸里包不住火，终于有一天，奶奶去世的消息，被一直追问的永豪知道了。电话那头，永豪嚎啕大哭起来。

屋漏偏逢连阴雨。今年正月十五，一直被肝炎折磨的永豪的父亲，也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一下子，赵艳玲觉得天塌了一般，丈夫走了，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短短一个月，赵艳玲的头发全白了，体重也骤减10多斤，处理完丈夫的后事，悲痛欲绝的赵艳玲又不得不开始编织另一个“弥天大谎”。

儿子再打电话来，赵艳玲都不敢再接，因为她每天都会梦见儿子在问：“爸爸最近好吗？”她怕自己会控制不了而哭出来，赵艳玲就让公公接电话。年迈的爷爷只有强忍着泪水对孙子说：“你爸爸在外地打工，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放下电话，老人苍老的脸上已是老泪纵横，一旁的赵艳玲更是痛哭失声。

儿子给姐姐打电话说：“我想咱爸了，好想好想的！”姐姐也总是和爷爷同样的回答。永豪就跟姐姐吼：“姐！爷爷不认识字，你也不认识吗？咱爸的联系方式都不知道？”姐姐落泪之余，却还不得不找其他理由搪塞过去：“别怪姐姐，你下次再打电话我就告诉你。”因为，赵艳玲反复交代过，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永豪知道。

时至今日，赵永豪仍被蒙在赵艳玲苦心编织的这个爱心谎言里，

赵艳玲对记者说：“这件事能瞒一天是一天吧！我没有文化，不能为部队做什么，但我不能让永豪因为家里的事而分心，我盼着他在部队好好表现，为国家多做贡献。”

话虽这么说，但赵艳玲一想起丈夫临终时拉着她的手恳求她让儿子回来一趟时的表情，她就心如刀绞。那是一个做父亲的最后心愿，但为了让儿子能在部队安心服役，连这个心愿，她都没有满足丈夫，让丈夫带着遗憾走了。

虽然赵艳玲经历着人生的悲苦，但苦难并没有使她垮下去，相反却使她更加坚强。她说，她还会再去南方打工挣钱，还欠下的两万多元外债。她还要给年迈的公公养老，还要继续支持儿子当兵，为儿子支撑起这个已经不再完整的家。